

通俗教育叢刊 第二輯

通俗教育叢刊目錄第二期

譯述

都市教育論(續第一輯)

鍾祥張愷迨譯
吳縣董瑞椿校訂

小說

小車夫(續第一輯)

崑山朱文熊編

劇本

一片瓷(續第一輯)

江陵黃中壇編

講演

門外漢之戲劇談

吳興錢稻孫講演



報告

審查小說評語

八年四月至五月

章程

審核戲劇辦法

函牘

擇錄收發文件

八年四月至六月

調查

吳縣喪禮說略

時聞

吳縣潘志蓉調查

摘錄各報十七則

紀事

紀錄本會經過之事實
八年四月至六月



亞脫爾夫威巴氏所著大都市及其社會問題一書。亦均列舉諸劣點而痛詆之。雖然。吾以為此中尚有宜加討論者在。願學者稍留意焉。

一 都市與犯罪

都市之犯罪者較諸各地方為多。固也。抑知凡屬都市。以人口言。亦較各地人口為多。查犯罪統計每就犯罪行為之地點。以列入統計。至犯罪者果為其地主著與否。概置不問也。據前所述調斯氏之言。曾就普魯士內務省所管監獄調查之。柏林住居男子之犯罪者。較普魯士全國之平均數之三百九十三人。而有六百七十七人之多數。雖然。同地住居女子之犯罪者。對全國平均之六十六人為六十四人。蓋少數也。然則西洋犯大

都市之惡風者。男子為多。而女子為少。以上對照之數。即可為之證明。易言之。則大都市之女子。較各地方之女子。實為善良。未嘗以居於都市之故。即陷於罪戾也。

綜計德國犯罪者之數。各地方與大都市。為十一二人與十四五人之比例。至如日本。就明治四十三年第一審犯罪者觀之。凡對於全國二人東京府有三人。三三之比例。東京較各地方獨多。但使就犯罪者籍貫論之。則必大為減少。且東京人口約三分之一為流寓者。若分別計算。其比例數當更少。但流寓者之中。有實際等於土著者。不能全然扣算也。則三分之犯罪者。應減為三人。蓋實際上東京犯罪者。行蹤無定之儔。較為

多數。迨流寓既久。大概即鮮於為惡。如亞美利加都市。較諸歐羅巴都市。概覺不良。即日本北海道及台灣都市。亦較內地各都市為惡。此無他。都市發展愈速者。土著之民愈少。以至為惡者愈多。至土著之民。大抵以社會之裁制。衣食之有常。不至猝然墮落。惟來自各處之流寓者。其足以趨入於惡之一途者。勢難殫述。我嘗謂日本京都。固一時停頓其發展者。然今之京都。固為良好之都市。犯罪人實較他都市為少也。大都市犯罪者之多。及一般習慣之惡。此不但人口過多之故。乃由各處敗類胥集於此。逐漸以釀成之耳。故論都市生活。必須合土著流寓兩方面細細觀察之。姑置動的方面於不論。試但就靜的方面以為論斷。則都市生活。未必較

各地方生活為特惡也。

二 都市與風俗

都市內道德上最不良之事。而成為一種營業者。所謂醜業是也。其沈淪此中者。實際上土著之人少。而來自各地與夫世界各國之人為多。德國各處之醜業婦。多由俄羅斯意大利波蘭間來。論東洋諸國之醜業婦。殊令人生慚。蓋多為日本婦女。即東京之醜業婦。亦如前例所云。不過由各地方集合而來耳。故謂都市醜業婦之多。為都市女子之墮落。於事實未免不符。且除醜業婦以外。凡生長都市中流以上家庭之女子。較之各地方女子之品行。亦無慚色。田舍之女子。淳樸無華。外觀似頗正直。然以

言節操。則亦未敢盡信。反觀都市之女子。落落大方。而無拘束。故見者以爲輕薄不足取。然因此而遽謂其節操不貞。持論亦未得爲平。且如前所述之醜業者。在今日幾爲一種專門職業。與他社會自然區別。而無絲毫之關係。故其惡影響之所及者。亦殊不多。

西洋都市之醜業婦。不但其人身分上有限制。即場所上亦加取締。然如日本之遊廓。以明令限定於一區域者。殊不多見。不過醜業婦出沒之區。警察乃取締而限制之。故一般善良都民。不致普蒙其惡影響。且醜業婦之出沒。大抵屬於晚間。西洋俗。凡童子於晚間不許外出。故如此等醜業婦。童子輩無從寓目。即或見之。亦不知其爲何如人。必謂大都市醜業婦多。

因而人家子弟。必受其惡影響。此亦非事實上所必有者也。

夫於都市中謀生活。實為最困難之一事。無論何人。非勞力勤苦。則生活之途。無由充裕。故任意遊蕩者絕鮮。然則為醜業婦所誘惑者。果誰屬乎。要之以遊客為多。德國諺語。以都市為穢墟。究之并非都市中人自污辱之。實從各地方來遊之人。與夫外國旅行諸富豪家污辱之耳。故都市之人。就其境遇上論。決不至感染流行之惡風。此吾人所共信者。西洋各鄉村地方。無專操醜業婦生涯者。此等地方。風紀頗正。若謂其絕無醜業婦。則又不然。蓋其間婦女。偶然墮落。而類於醜業之行為者。亦未嘗無之也。異哉幕府時代之陳言。謂古昔風俗正。城下等處。如醜業婦一種亂污者。

殆絕無之。若平心以論。則當時女子之行。未必竟勝於今日。且恐有甚於今日者。蓋當時女子之墮落。與醜業婦行徑絕相類者。吾人亦嘗有所聞矣。其為良家子女耶。抑果何如人耶。殊不得而知之。而當時政治不良。關於風紀者。百凡放棄。仍一任其與常人交際。馴至惡風侵入人之家庭。而亦不之覺。抑因其無醜業婦之標識。遂不能視為鄙賤而棄之耶。

試就日本町村觀之。一村之幼女。即其村少年之共有物。若他町村有與之通情愫者。則此村與彼村一般少年。為之起爭端而釀禍釁。或遇廟祭賽會等日。少女歌舞其中。佻達徵逐。風紀紊亂。有不堪言狀者。總之此等放縱猥褻之事。於各鄉村習見之。而都市則未見其若是之甚。秋田宴會

所歌俗謠。淫穢不堪入耳。論者每以為村間惡習。多由都市傳染而來。其實亦未必盡然。幸田露伴氏嘗謂壞江戸之風俗者。乃薩長土肥之田舍郎。其言誠不我欺也。

西洋都市患花柳病者。較鄉村為多。柏林依一千九百年之統計。一萬人中。男子凡一百四十二人。女子凡四十六人。皆罹此病者也。試觀其一小都市。所謂敏斯達者。計一萬人中。男子比例不過四人八分。女子比例不過一人四分。患此病而已。日本大概亦與西洋同。但就各鄉村言。却又不然。余居九州時。知其地為窮鄉僻壤。素稱淳樸。乃耳所聞者。其間青年子弟。殆無一不犯花柳病者。此亦一特例也。

然則論誘惑之機會。謂大都市較鄉村各地方為多。自不待言。但因此遂以為都市之居民習性獨惡。似又未敢斷言。不過都市之人。巧於漁利。見外來鄉人。與夫外國人士。囊橐富碩。則設法誘惑之。冀吸收其脂膏。以自肥。巴里此風尤甚。巴里之居民。向以奢華著稱。其受誘惑也較多。然考其軼事。則觀光之旅客。每為所沾染。而巴里土著無聞也。以此之故。誘惑機關。與市民風俗之關係。有宜深為判別者。

抑尚有宜注意者。日本於大都市。惟娼妓有特別處置。

即所謂遊廓者是

他如所

謂藝妓。今日更有所謂女伶者。本業之外。兼營醜業。以曖昧不明之行徑。出入於交際燕會之場。其影響之及於都市風俗者。正復不淺。日本各種

社會分業之制。究未發達。故操此等職業者。亦雜亂如此。東京警視廳。對於藝妓之左襟及門燈。曾一度禁止之。乃被人詆為苛細之舉動。禁令遂爾中止。不知此類禁令。并非苛細。而為整頓都市風紀所必要。此事露伴氏一國之首都篇中。曾論及之。吾亦甚贊同其議論者也。

三 都民與公共心

今謂都市之居民。乏公共心。所見似亦不謬。鄉人處田舍間。半居親故。途中偶遇。必相周旋。頗有親密之風。在都市則不然。即比隣而居。亦從不謀面。各行其行。各止其止。交誼何自而生。然即因此而謂都市之人無公共心。則亦未必然。鄉村地方。人各獨立以生活。戚族而外。無相扶相助之雅。

為公衆謀共同事業之機會頗少。一鄉一邑之中。所有者不過學校而已。此外事業殆全無之。近見日本地方之青年團等。對於修繕道路。驅除害蟲。頗稱盡力。此固鄉村間之良好現像。欲養成公共心。似無有便於都市者。凡自利自私之人。都市較少。而各地方為多。凡百事物。皆易使人成一種妄自尊大之習。散處村落田野間。與人無偏處妨礙之關係。日常之舉動。亦任所欲為。即如夜間大聲狂歌。誰得而咎之。裸體外出。以不堪入目而禁止之者亦無之。集會席上。即不守時間。任意延長。亦不以為過舉。故田舍生活具公共心者少。都市間則反是。望衡對宇。人烟稠密。吾身之一舉一動。即與他人之利害相關。故隨時有動輒得咎之慮。試一高歌也。則

他人禁其喧囂。儻裸體外出。則人必厭惡。故此等放浪形骸之事。不常有也。因此而對於公共之觀念。自易養成。且觸於目者。皆屬為公共謀利益之事。而道路則整潔焉。街燈則光明焉。公園則寬廣也。巡查與消防夫。亦各司其事也。此外如學校。病院。博物館等。亦隨處設置。凡此蓋無一物非共之所賜者。自幼時處此社會。即深印入腦。故其公共心。較鄉村之人。養成為獨早。

或有謂鄉村間人情敦厚。見他人之困難。輒為之動心。都市之人則不然。是言也。亦一知半解之見耳。鄉人質性淳樸。戚族之關係。較都市為親密。或亦誠然。但如火災水難。多數人驟遭不幸。而救濟情殷者。則都市較鄉

村為勝。試觀募集救恤捐款時。出自都市者。較出自鄉村獨多。富豪固屬例外。即中流以下之家。屬都市者亦較鄉村為慷慨。若以官命募款。鄉村應命者多。而聽人樂輸者。則都市踴躍。蓋官廳命令。行之町村為易也。據此則都市中公共心之發達。並未落於人後。至若紅十字社員。則多出自町村者。此亦視官吏干涉之效力如何耳。

四 都民與愛鄉心

論公共心之有無。而連類及之者。曰愛鄉心。都市之人。無愛鄉心。歐羅巴人常主此說矣。但此亦宜深加研究。所謂愛鄉心者。因有他鄉之見存。而始發生也。德國凡中等以下之都市。欲與他都市爭勝。惟發達之恐後。所